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河 後 山

情系第三极

大地文丛

河北作家

编

I267
889

大地文丛

情系第三极

山 後 解



〈吉〉新登字05号

大地文丛·情系第三极

解俊山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大 伟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毫米

5 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54千字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定价：6.60元



解俊山，天津人，1950年8月生。1982年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秦皇岛市作家协会主席。

ACA98/09

崇高的生命之旅

——序解俊山《情系第三极》

刘小放

迄今，我总把那次跨越世界屋脊的旅行视为一次崇高的生命之旅，它常引起我诗意的回忆，并令我激动、振奋不已。

仿佛我的生命经过了一次净化，随之也提升了精神寻求的高度，并常因此而自豪着、骄傲着。

在这次难忘的行旅中，我唯一的同行者、形影不离的旅伴是解俊山。他对那块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圣土更是充满了敬畏与痴迷；同时，那段地球上海拔最高的行程，也为我们铸造了超越雪线的友谊。

那是1989年8月，河北、青海两省作家协会共同在格尔木举办散文笔会。解俊山与我同车赴会，我们第一次领略了中国西部那非凡的壮阔、举世罕见的宏观景象和精彩片断。

然而更诱惑我们的是那高远而神秘的西天佛地。

解俊山与我决心从格尔木出发，沿青藏公路跨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去西藏拉萨，甚至想

到喜马拉雅山下瞭望一次珠穆朗玛峰。这无疑在笔会上掀起了一烛浪花。面对遥远和艰险，再也没有其他文友站出来和我们一同前往。我曾问《散文百家》主编朱梦夕，他未曾开言就连连摆手；而身高马大的王玉民，在海拔3000公尺的格尔木，血压已将突破200大关。那些女作家惊诧之余送来的只是一声声祝愿。

在格尔木市委热情款待青、冀两省作家的宴会上，我和解俊山与大家拱手作别。当时还真带有几分燕赵男儿的慷慨豪情，令所有与会者起立鼓掌相送，更有热心的青海女作家裴林、王玉琴等献上一袋袋准备好的美味干粮，尧山壁也即席赋诗为我们壮行。青海作家协会朱奇亲自送我们登上直开拉萨的“大巴”，他流着眼泪与我们拥拖道别，那份大西北的纯朴之情，至今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热（当1994年冬，朱奇有幸路经秦皇岛时，解俊山终于抓住了一次回报的机会，又让老朱奇流着热泪走了）。

终于，我们踏上了地球表面那块最高最大的陆地——青藏高原。每走一步，我们对于世界屋脊都是一种发现。这片阔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高海拔寒冷的疆域，相当于三个半河北省和许多个小国家。即使当今世界通讯交通相当发达了，地球变成了一座村庄，而当你一踏上这片高原时，仍会感到时空的浩浩茫茫、无始无终。

解俊山眼睛近视，我把靠车窗的位置让给了他；只有此刻，睡意才被赶得远远的。对于触目可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我们是丝毫不放过，那怕是扫视之一斑，也是极为难得的。须知，从我们眼前掠过的，都是一时难以悟透的大美境界。

那拒绝一切喧嚣和色彩的仑昆山……

那闪过一群藏羚羊的江、河之源……

那可可西里荒原土拨鼠般的淘金者……

那孤独的帐篷、牧人、野骆驼群……

那飘着五色经幡的玛尼堆、冰山下的天葬台……

深远莫测，那难以用我们的思想所能企及的天国魔界，震慑了我们两个朝拜大自然之圣的异乡客。

当我们到达充满宗教神秘的日光城——拉萨，解俊山和我完全被融进

了那片强亮的阳光和祈祷的潮声里。

那真是“一个受到宇宙特别恩宠的地方。”

至今，解俊山和我一谈及那段游历，一种绚丽的色彩和一种生命的辉煌热力就在体内扩张。无疑，那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一个充满挑战与精神探求的驿站。

那时的解俊山年方37岁，雄姿勃发、睿智而敏捷，人称“解大学问”。归来后不久，他就洋洋洒洒写了长文《情系第三极》，这自然又带给我无尽的兴奋和喜悦。

俊山为人、为文，旷达而严谨、矜持而真诚，他是少有的留在河北的“知青”作家；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多集电视剧最近也告竣杀青。他的这本散文集，无异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三极”。

我与俊山曾几次结伴远游，唯有青藏之行铭心刻骨，我们相约，在本世纪内再去一次；因为我们还不明瞭玛尼堆下那深沉的底蕴，还没听懂八廓街老少喇嘛所诵咏的醒世恒言。

1995年4月18日于石

目 录

随想录

关怀.....	(3)
雨中楠香.....	(7)
老岭奇胜.....	(12)
天下第一口.....	(16)
天人合一的杰作——燕塞湖.....	(19)
在春日的暖风里.....	(23)
小说集序.....	(26)
山船风韵.....	(28)

人物篇

人生三种气.....	(33)
奇山奇水出奇人.....	(37)
雄关武士.....	(41)
升华.....	(53)
一个人的几个故事.....	(66)

福建纪行

集美印像·····	(73)
小放买表·····	(76)
女导游·····	(79)
张峻崴脚·····	(84)

情系第三极

小序·····	(89)
西宁三日·····	(91)
日月山遐想·····	(95)
青海湖小憩·····	(98)
茶卡盐湖与青海花儿·····	(100)
都兰与沙漠·····	(105)
格尔木的建设者·····	(107)
富饶的格尔木·····	(110)
巍巍昆仑·····	(113)
神秘的江源地带·····	(119)
夜宿雁石坪·····	(123)
藏北行·····	(128)
拉萨会文友·····	(131)
哲蚌寺感怀·····	(136)
八廓街与藏民家庭·····	(140)
汉藏友好的丰碑·····	(145)

随想录

关怀

今年初秋，生产队派我到村北土桥沟的大梁上去放山蚕。

出了村，涉过一条从庄边流过的清澈见底的北河，沿着遍布山石的山沟，走出三里远，就是放蚕的山场。

这天，阴云密布，我一个人警惕地背着火枪在蚕场中逡巡。看到一些树丛的叶子已被蚕吃去了二分之一，就立即把蚕挪到没有蚕的树丛上去。……将近中午，我感觉有些饿了。于是，我来到设在山包上的窝棚前，在用石头堆砌的小灶上准备我的午饭。

突然，一阵狂风由南向北吹来。只见火星飞舞，乱叶满天，用木杆和山草搭成的避雨用的窝棚也嘎嘎作响。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呀！一个响雷过后，大点大点的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小锅盖上，砸在火炕边上，发出噗噗地响声。我急忙坐到棚子门口，把灶火烧旺起来，免得被雨浇灭——我准备在大雨到来之前把饭做熟。谁想到满天浓云飞舞，狂风吼叫，

雷鸣电闪一个接一个，大雨倾盆而下，灶火发出咝咝的响声，变成了一股青烟。

我借着闪电的光，清清楚楚地看见：山坡上撒有柞蚕的白枣子的树丛向一边疯狂地抽打着；山顶上的松树拼命地摇曳着，发出呼呼的鸣响。疾风夹杂着暴雨，向我所在的棚子猛扑，这个仅能容纳两人对面坐的草棚子晃动了，大有随时被风卷走之势。我用肩膀使劲地顶住那迎风面的木架。一根松木杆在我的肩头上撞动着，使我感到隐隐作疼。大概是棚顶的草被卷走不少，漏雨了。我全身立刻湿透了，放在身边的火枪也落上了雨水。枪膛里装有火药，如果进去了水或受潮，会堵塞枪膛的。我很快端起火枪，一扣扳机，轰——！射向那被风吹得平射的雨幕中。

约摸过了一个钟头，风势小了些了；雨却没有停的意思，一个劲地下呀，下呀！还好，外面下着大雨，没有鸟飞来吃蚕。我开始修理漏雨的棚子。用块雨布吊在窝棚里面的顶上，让漏下来的雨水流向两边，我在棚内一个较干的地方抽了点引柴，又在门前点起火来，继续做那未熟的饭。

傍晚，雨慢慢地停了，天仍旧阴着，显得非常暗寂。我倒背着火枪，在蚕场中走了一圈，看见绿莹莹的蚕都在树叶子后面，牢牢地抱着枝叶，并没有被风雨摇掉，我舒了一口气，放心地向山下跑去。

山沟中的溪水大了，浑了，不再像往日那样清亮，发出的声音不是叮铃可爱，而是嘶吼可怖了。“是不是北河会发水？”水声使我想起了迅猛异常的山洪爆发。我急忙向前望去，哎呀！河面真宽呀！我一心想在水头下来之前涉过河去，所以我也顾不得细看了，就用手紧紧抓住枪背带，连蹦带跳，向沟口猛冲下去。

浑浊的河水吼叫着，像脱了缰的野马奔腾着，轰鸣声响彻山谷。涌起的浪头拍打着山边突出的岩石，随后又形成了大漩涡。水势真猛呀！一棵大树被水冲着，只在我的眼前一晃就过去了。

我站在山边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宽阔河面上的汹涌波涛，有点不知所措了。怎么办？天快黑了，时间已不容踟蹰了。浑黄的河水又换上了一幅铁青的脸，向我狂吼示威。河对岸那熟悉的青纱帐模糊了，隐在庄稼后面的村庄依然严整安谧。山风掠过我身后的树梢，发出嗖嗖的响声。我有点

冷了。

我把枪和衣服用那块唯一的雨布包上，放在山坡上的一块巨石上压好，又回到了河边那块大石头上。“游过去！”我鼓励着自己，向下跳……

“呸——！”是枪声。我寻声望去，只见河对岸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看身影像是队长大叔，他挥动着枪在向我喊什么。哪里听得清呢？枪声都是那样微小。

忽然，我的肩头一热。啊！是一双温暖的大手捧住了我的肩头。我惊愕地回头一看，是老贫农张秉山大爷。“张大爷！”我的心一热，没有说出第二句话。“不能过呀！”张大爷皱起眉头，好像是责备我莽撞。“这山水可不比天津的海河水呀！山洪浪大水急，过人是危险的！我在半山腰一看见你站在大石头上，真担心你跳下去呀！扯起嗓子喊你，你也听不见。幸亏他们在对岸止住了你。”说到这儿，张大爷松了一口气。

“张大爷，天都快黑了，您到哪儿去啦？”张大爷的出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今天雨下得又大又暴，那是非发水不成。我担心你会冒险过河，你大娘也一个劲地催我到河边上来接你。我想顺便看看这场风雨对山蚕有无影响，所以就去蚕场接你了。”

“大爷，山蚕没有出问题，都好好地呆在枝叶上呢！”我插嘴说。

张大爷点了点头，接着说下去：“到山上我看见你在山场中看蚕呢，我放心了。所以就没叫你，先围着蚕场转了转。没想到一回头，你已经顺着山坡往下跑了。我叫你，你也没听见，随后我就往下追。我哪里追得上你呢？好在你没有过河。”张大爷深情地望着我，充满感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把知识青年交给了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呀！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没有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呵。”

听完张大爷这一番动人肺腑的话语，看着他老人家那显得疲劳而又带兴奋的面容——他老人家为追我奔波了三里多遍布山石的泥泞路程，我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张大爷，让您……”我的眼眶一热，满腹的话没说出来。

张大爷一边往高处走，一边对我说：“快把衣服穿上，小心别让风吹着。”说着，他就朝河对岸站着的几个人喊起来：“哎——，你们回去吧！不用担心，小陈到我家去住了——。”这真是地道的山里人的嗓音，像铜钟一般浑厚洪亮。我羡慕极了！对岸隐约传来了回声，“让……多住几天，别着急……”我望着对岸的几个人影，看看站在高处的张大爷，心情无比激动！我几步跑到张大爷的身边，向对岸高声喊道：“队长大叔——，我一定好好放蚕，你们放心吧！回去休息吧！”队长他们大概是听见了，人影移动了。

张大爷深情地牵着我的手，走到山坡的巨石旁，爱抚地说：“穿上衣服，咱们该回家了。你大娘她们要着急的。”此时，我觉得一股暖流在我的心间流动，传遍了全身，刚才的凉意已经无影无踪了。

1973年12月26日

雨中楠香

初次来到离宫，就碰上了阴雨天。细雨如雾，飘洒在灰蒙蒙的湖面上和绿莹莹的树丛间。我踏着湿漉漉的石甬道，漫步朝宫殿区走去。

常听人们介绍说，过了漆红钉金的阅射门，里边就是离宫的正殿了。

然而，当我走过阅射门时，看见的却是一个端庄素雅的庭院：几十棵古松匀称地分布在院里，像是撑起了几十把巨大的绿色华盖，阴云被其遮掩，化做绿雾水光。院内墁着一层青砖，潮湿的砖地很像是画家刚刚泼上的一片淡墨。也许是无人居住的缘故吧，砖缝里挤出了毛绒绒的嫩草，形成横竖交叉的绿色线条，展眼一望，整个庭院真如同一张画着绿格儿的稿纸。这大概是供游览者填写感想的吧！我能否在此留下几行拙劣的文字呢？

我的眼光慢慢地离开这张稿纸，扫过四旁的石阶，移向院内的建筑。

大门两边，各有一个方亭，形状极像小戏

台。这是皇帝上下朝时奏乐用的地方，叫做“乐亭”。

再往北，是东西两个配殿，面阔不过五间。虽然北面的正殿稍高一些，但是它的面阔也仅仅七间。

所有这些建筑，一律是青色的筒瓦盖顶。除了乐亭和东西配殿有一些浅淡的颜色以外，而正殿竟是毫无彩饰。正殿檐下的一溜十根殿柱和殿堂的隔扇，都袒露着木材的本来颜色。

在我的记忆里，“宫殿”历来是和“金碧辉煌”连在一起的。面对这一派高洁素雅的景象，我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此时，雨雾飘荡，凉风轻起，送来一股甜甜的幽香。这里既不见游客，又不见花朵，香气缘何而生呢？

我细品着渐渐浓郁的香味，走上正殿的石阶。殿门右侧有块白色的方木牌映入我的眼帘。上面有这样几行黑墨楷书：“‘澹泊敬诚’，避暑山庄的正殿。建于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因整个大殿为楠木构成，俗称楠木殿。清朝皇帝正式接见国内各民族的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接受高级官吏的祝寿、朝拜都在这个殿举行。”

我从殿门朝里望去，只见宝座上方有一块金龙镶边的黄色巨匾，上写“澹泊敬诚”四个金字，中间有康熙的红色印章。

面对这座朴素的宫殿，我感到惊讶。前几天，我去看过康熙、乾隆年间为少数民族修建的庙宇（俗称外八庙），处处金碧辉煌，雄伟多姿。而这里竟如此朴素无华，恐怕是有一些原因吧？康熙所题的“澹泊敬诚”四个字，大概就表明了建造此殿的宗旨。

班固著的《汉书》中，有“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的议论；三国时诸葛亮在《戒子书》中写下了“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警句。前者是主张朴素无华，后者是告诫子孙莫沉醉于奢华的生活，要有远大的抱负。

想来，康熙是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受到启示，才题了“澹泊敬诚”四个字。借此教育子孙生活上要朴素，不尚奢华；政治上要有抱负，自强不息；态度上要心志其一，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由此可见，楠木殿的朴素无华，正是“澹泊敬诚”这个宗旨的体现。